

印順法師與中觀學

／劉英孝

一、前言

許多學者免不了都以人類的知見來詮釋佛法。佛法的修學過程包含了聞、思、修等階段，但是因為聞、思、修階段所接觸的資料不同，各人智慧也有深淺，因此在判斷的時候，往往有不同的意見。就現今已傳出的經典而言，有人堅持阿含才是佛金口所說，否定大乘及金剛乘；有人堅持阿含是為聲聞學者所說，佛真正的本懷是大乘；有人則認為阿含及大乘都是佛說，但是否定金剛乘的教法；有人則承認阿含、大乘、金剛乘都是佛說。這些不同的知見，都有根據，也產生了不同的行、果。即使是在大乘的陣營裡，也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認為唯識才究竟，有的認為中觀才究竟，有的認為真常唯心才究竟。在金剛乘也有這個情形，有的說大手印究竟，有的說大圓滿究竟，有的說中觀應成派究竟。而對種種教內的異說，佛教的學者爭論不休，一般的佛教徒則莫知所從，因此從龐雜的教學一轉，參話頭及念佛、誦咒成為佛教的主流。明、清以來，中國佛教的主流就是參禪、念佛，佛教的支流則是一些趕經懺的法事。民國以來，出現了印順法師這樣一位奇特的高僧，他獨佩龍樹中道之心印，著書立說，貫通阿含與般若經，解消大小乘的對立，中國佛教似乎又可以與古印度佛教重新接軌了。印順法師不承認自己是三論宗，但是他對龍樹中觀學最為推崇，唯識、如來藏均依中觀緣起性空而予以檢討抉擇之，中國的天台、華嚴、禪宗、淨土宗、西藏的秘密修行、無上瑜珈，在理論上，在事行上，印順法師皆給予相當程度的批判。簡略的說，印順法師認為這些宗派或有微細自性執、或有順於眾生欲樂習氣之弊，僅可視為一期之方便，不可作為佛陀之本懷來提倡，而印順法師要提倡的，就是緣起性空的菩薩道。

二、會通阿含與般若

印順法師不說阿含是小乘，但是他批評聲聞學者對阿含深義的誤解及不解。例如對緣起的理解，他指出上座系的薩婆多部不承認緣起不生不滅、不一不異、不常不斷、不來不去。印順法師在《中觀今論》中說到：「一般聲聞學者，專在事相上說因果生滅，說因緣和合，偏重事相的建立，不能即緣起而知空，不能即生滅而知不生滅」。而大眾部則將緣起視為常住的無為法，把緣起作為離開事相的理性。印順法師所宗的龍樹學，主張諸法本性的空寂即是不生，不生就是涅槃的異名。聲聞學者多說緣起，以緣起因果生滅為其出發點。大乘學者多說空，以本不生滅的寂滅無為之緣起性空為出發點。龍樹的緣起性空，不忽略緣起的事相，也不偏重緣起的理性。印順法師認為，阿含的真義，是要學者從緣起生滅悟得緣起不生不滅：「隨順眾生----世俗的見解，在相續中說無常，在和合中說無

我，這名為以俗說真，（不依世俗，不得第一義），釋迦的本懷，不僅在乎相續與和合的理解，而是以指指月，是從此事相的相續相、和合相中，要人深入於法性----即無常性、無我性，所以說能證涅槃」。他以此解說，貫通了阿含與般若。在緣起性空的見地上，解消了大小乘嚴重的對立。此外，印順法師更將龍樹所著的《中論》，視為阿含的通論。主張阿含而否定大乘的學者，應該來詳讀《中論》！

三、據理批判太過與不及的學說

印順法師的緣起性空見地，不但貫通阿含與般若，而且還抉擇了印度、漢傳及藏傳的大乘宗派思想。他批評印度的唯識，中國的不空假名宗，及藏傳的中觀自續派，說他們「不及」。為什麼「不及」？因為他們有的主張假名為不空，有的主張依他起不空，有的許世俗諦有自相。這三種主張都不能在緣起事相上徹底的空。他也批評印度的真常唯心，中國的空假名宗，說他們「太過」。因為他們的主張空得太過份，或者「空」後顯出「不空」，或者破壞因緣假有的事相。印順法師認為，這一派是形而上的本體論、神秘的實在論，破壞緣起法，在形而上的本體上建立一切法。他們常講的理論是迷真起妄，不變隨緣、破相顯性。

印順法師認為，龍樹的中觀學不是「依實立假」之流，所以沒有「太過」與「不及」的問題。中觀主張「以有空義故，一切法得成」，於即空的緣起成立如幻的事相，不同於唯識有所不空。中觀又主張緣起法由因緣所生，非由空性生起一切或具足一切，不同於中國的天台、賢首、禪宗的慧能，他們的見地是「自性能生萬法」、「一真法界現起一切」，與龍樹主張諸法差別的現象，唯有在因緣法上安立，決不在性上說不同。

印順法師對於緣起性空的詮釋，不但「貫通」了阿含與般若，還「抉擇」了唯識與真常思想，就「抉擇」這一方面而言，可以說，印度、中國及西藏佛教中許多偉大的理論體系，幾乎無一倖免，都沒有逃過印順法師的批判，或者說，這些理論都沒有與龍樹緣起性空完全相應的見地。正因為如此，佛教界對印順法師的評價也呈現兩極化的現象。支持印順法師的，認為他是近代中國最偉大的高僧之一；反對印順法師的，尚未從見地上回應，僅從修證上來批評印順法師對真常唯心及金剛乘有一些誤解，而且事實上他們也認為龍樹是禪宗及金剛乘的祖師。不論如何，要瞭解印順法師的見地，還必須理解他所理解的龍樹思想。

四、印順法師所理解的龍樹中觀學

要談龍樹的思想，首先要先確定龍樹的著作。掛名龍樹的著作相當多，印順法師大體上是根據《中論》及龍樹出生的年代及相關資料來抉擇龍樹的著作，對於著作中有「唯識」傾向的，有「密教」傾向的，印順法師一概存疑。現存的《中論》、《十二門論》、《七十空論》、《迴諍論》、《大智度論》、《十住毗婆沙論》、《菩提資糧論》等，印順法師則認定為龍樹的著作。印順法師對龍樹思想的理解，大致上是從這幾部書來的。在這裡，我們主要依據的是《中觀今論》這本書對龍樹緣起性空的理解。

印順法師認為，中觀宗徹底的確立緣起法是即生即滅的。諸法生滅不住，即是無自性，無自性即無生無滅。有一些人讀到這裡會認為印順法師是否在玩文字遊戲？即生即滅怎麼又說不生不滅呢？要知道，生非實生，滅非實滅，生與滅都沒有自性，一點都不實在，所以說不生不滅。印順法師認為中觀的要義就在於：彼此因待，前後必然，世間的因果幻網，似乎有跡可尋，而自性空寂，當體絕待，了無蹤跡。用一句話來表示，就是「畢竟空而宛然有，宛然有而畢竟空」。世俗的顯現，好像有那麼一回事，而一般人因為戲論及分別的關係，不能體證中道的諸法實相。實相離語言、離心緣相、離一切能所對待，無法用思維把握，唯證方知。因此，如果以思維來企圖理解生滅即不生不滅的意義，那是徒勞心力的。有許多哲學的思想，其根本的戲論就是有與無。不是先有後無，就是先無後有，有看成實在的有，無看成實在的無，有與無都看成有自性的。推論到最後，就形成了形上學的根本見，亦即本體論上的本有與本無。中觀者深研生滅到達剎那生滅，了知一切是無常，沒有常性、自性可得，因此是不常不斷的相續而當體空寂。執有、執無的學者，有而不能無、無而不能有，無法說明相續，更不能了知當體的空寂。如實觀一切即生即滅，確乎是離妄想、戲論的關鍵。

現在西方學者對於《中論》的論理方式，也有相當的興趣。印順法師就特別指出，中觀學者因認識不同，所以論理的方式也與結論不同，近似於辯證法，但不就是辯證法。藏傳佛教有所謂中觀應成派，採取的方式接近西方邏輯所謂的歸謬論證。亦即由某前提導致與該前提矛盾的結論。《中論》的「觀去來品」，以去來為例研究運動相，可以說是《中論》論理方式的代表。去是動相，住是靜相。《中論》從四個方面來評破動、靜的自性不可得；一、去，二、去者，三、去時，四、去處。去與去者，以一、異的論法來考察。如果去與去者是一，則破壞體與用的相對差別相；如果去與去者是異，則離去者以外有去單獨存在，這是不合道理的。從去時來考察去，《中論》說：「已去無有去，未去亦無去，離已去未去，去時亦無去」。已去、未去、正去的去時，都不能成立有自性的運動。去處求去也是一樣不可得。如果執有去來自性見，則結論是運動成為不可能了！龍樹又批評有自性見的「住」，亦即從動到靜的止息：「去未去無住，去時亦無住」。去、未去、去時都沒有住相，找不到「住」，但是離開住也沒有去，離開去也沒有住。這些概念都是思維上「相反又相成，相成又相反」的。自性見者，不但不能成立動，也不能成立靜，唯有無自性的緣起性空，才能成立如幻的動、靜相。自性見者所導致的不動不靜的結論與中觀者及動靜而不動不靜的結論不同，一個是破壞了緣起的世相，一個卻成立了緣起。因此，印順法師認為，《中論》使用的論理方法，與因明論理不同，主要也是因為認識有所不同之故。

龍樹以其特有的論理破除自性見者所執的生、滅、常、斷、一、異、來、去之緣起觀，徹底的主張一切是性空緣起，緣起性空。緣起側重於現象，性空側重於本性。落於戲論、分別的學者，不能善巧觀察一切是如幻而無自性的緣起，因此無法即緣起的事相證入甚深的空寂法性。不但如此，一般的學者不能知道一切問題的根源即是戲論分別，還試圖以思維、邏輯來解決問題，因此無法悟入不二

的第一義諦。

五、結語

印順法師對中觀學的研究深度，放眼國際學界，可說無人出其右。他認為解脫生死的三乘聖者，均體悟同一的法性空寂，同觀無我無我所而得悟。中觀學的精義，就在「大小共貫」、「真俗無礙」。可以說，由於印順法師對中觀的深究，使他的佛法見地相當不同於歷來漢、藏、印的佛教大德。佛教歷史中記載經由「唯心」、「自性能生萬法」而悟入的大德也不少，關於「中觀」與「真常唯心」的同異，恐怕將來學界還有一番爭論，不過對於即現即空，即空即現的八不緣起，相信都能接受是佛的「諸說中第一」吧！

印順法師曾在《中觀論頌講記》中指出，《中論》的「觀邪見品」所破邪見，以我見的各种形式為主。若破我見，即一切邪見跟著不起。邪見是戲論的別名，一切邪見的根本就是我見。「涅槃品」說：「諸法不可得，滅一切戲論，無人亦無處」。「我見」、「我執」就是一切問題的麻煩製造者 (trouble maker)，不能認清這一點，則各種論爭難免，若能離一切見（包含空見）、一切戲論，無所依，方能體現空性，入於寂靜涅槃。近代中觀正見的提倡者，其為印順法師乎！

